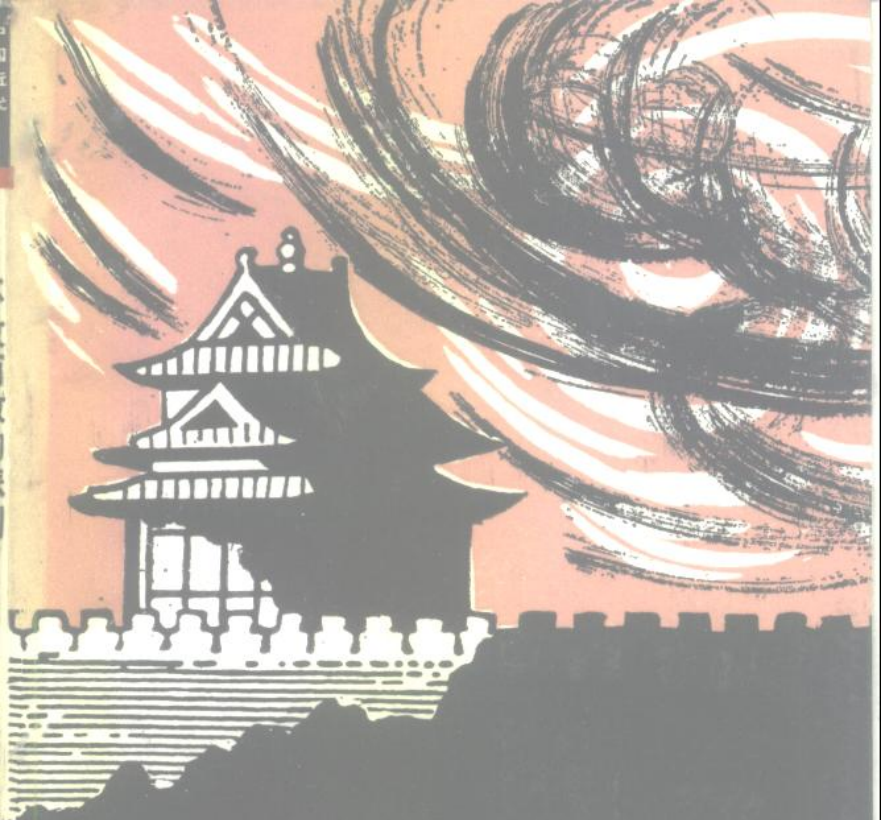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不败而败的悲剧

· 中法新约 ·

周 炜 著

D829.15

2
3

23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不败而败的悲剧

· 中法新约 ·

周 炜 著

(京) 新登字 156 号

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

主编 李文海 匡继先

不败而败的悲剧

• 中法新约 •

周 炜 著

出版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发行者：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39 号 邮码 100872)

印刷者：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787×960 毫米 32 开

字 数：79 000

印 张：4.5 插页 2

版 次：1993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册 数：1—2 000

书 号：ISBN7—300—01554—9/K·159

定 价：3.00 元

序 言

● 李文海

7H53/32

迄今为止，辑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与世界各国订立的各种条约、协定之类最为详备的，还得推王铁崖先生所编的三大册《中外旧约章汇编》。列入该书目录的，共计1182件，其中除最初7件订于17、18世纪外，其余均为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所订立。这些约章的情形自然有很大的差别，有的内容涉及国家的许多重要主权，有的则只是某个具体问题的细节规定；有的属两国政府之间正式签订的，有的则只是同某些外国企业、公司等订立的章程、合同、凭照。但不管怎样，综观这些历史资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在当时国际社会中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和处境，却是一目了然的。

对于中国近代历史上这些约章的性质，自然免不了也有人把它说成是“揭开了（西方）对华事务的新纪元”，标志着中国与欧洲“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法律、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开端”一类的

话^①，但毕竟只是极少数的例外，一般来说，包括持有各种不同政治态度的人们，大都肯定这些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这些条约不是以平等国家之间的谈判为基础的，所以说它们是不平等条约。”^②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曾经给予我国近代历史以何种影响，我们打算先引用一位业已作古的中国人和一位现在仍然健在的美国人的话，来为我们进一步思考提供一点参考的素材：

漆树芬在 1926 年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名《帝国主义铁蹄下之中国》）一书中曾这样写：“比年以来，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钱，屠戮我民命，已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帝国主义根据不平等条约以达其压迫榨取之目的，军阀则靠此不平等条约以酿成此循环式之内乱，所以这一部不平等条约，实为我之酸心疾致命伤。”“由是观之，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资本帝国主义

① 参阅菲利浦·约瑟夫著、胡滨译：《列强对华外交》，第 3 页。

② 这类议论可以说俯拾皆是。这里引用的是伯斯：《远东——东亚近代及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话。

实为蚕食我之封豕长蛇；不平等条约实为束缚我之桎梏陷阱。”

准备引用的另一段话出自一位至今仍活跃在政治舞台的美国政要前些年出版的一本书，其中写道：“1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这一衰败的现实同中国人的自我意识发生猛烈的冲突。中国人认为在过去，甚至就在不久以前，他们在文化上和政治上还都比那伙蛮横的侵略者们富有和强大得多。事实上，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近代的事。”“这些事实驳斥了西方流行的看法：中国是一个停滞和颓废的帝国，而更加生机勃勃和更富进取精神的欧洲人可以随时欺侮它。”

读者也许会问：为什么你特地要引用这么两位人物所说的这么两段话呢？

确实，这中间并非没有需要说一说的小小的原因。

前几年，有位先生在一本颇有点名气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批评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停留在对异族侵略者的口诛笔伐的感情渲泄上，这就大大淡化了我们研究的理性色彩。”另一位先生则认为，解放以来关于西方殖民主义侵略造成了东方普遍落后的谴责，是一种早就应该抛弃的传统观念，这种观念“使历

史批判的天平倾斜了”；按他看来，殖民主义对东方历史“起了一种革命的作用”，“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的现实良机。”对于如此高深的理论，浅薄如我辈者自然难以领会，那末，我们先听听第三者的议论。前面引用的两段话，虽然也颇有点对殖民主义“口诛笔伐”的味道，但就作者而言，前一位早已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即已谢世，而且那本著作前面还颇有几位国民党元老为之作序；后一位本身就隶属“西方”，那本书又是以预言共产主义的“大失败”为其主旨的，无论如何，停留在“感情渲泄”而淡化了“理性色彩”、甚至导致批判的“天平倾斜”之类的训斥，是决然不会加到他们身上去的。

“感情”和“理性”的关系，本是史学理论中的一个老问题。历史研究应该客观，所谓客观，就是要尽量探求历史的真实，实事求是地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描述历史。是不是一定要心如死灰、不带任何一点感情色彩，才能对历史进行客观的研究和理性的思考，倒怕也未必。因为不带任何感情这一点首先就难以做到。观察任何问题，也包括观察历史现象，总要有一个立足点和出发点，或者叫立场。不同的立场就会有不同的感情，谁也回避不了。譬如说吧，不满于甚至谴责“异族侵略者”的侵略行径，这自然是一种“感情”；但对殖民主义感恩戴德，认为它对被侵略国家的征服，不过是给这些国家带来了文明和进步的普遍

福音，又何尝不是一种“感情”？这两种不同的“感情渲泄”，究竟哪一种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这实在不是靠自我的标榜，而要经受历史实际的检验。

话扯得稍为远了点，现在再拉回来谈近代史上的不平等条约。

帝国主义通过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的掠夺。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即达 2.3 亿两白银，赔款总数加上分期付款的利息，相当于清政府三年财政收入，日本国家四年半的财政收入。俄、英、美、日、德等 11 国通过《辛丑条约》，则勒索赔款 4.5 亿两白银。张之洞所办的汉阳铁厂，是洋务企业中创办经费最多的一个，建厂时共支出银 580 余万两；也就是说，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勒索的赔款，可以建设大约 80 个汉阳铁厂，较洋务派创办全部洋务企业时投入资金总和要多出好几倍。

这里还只是就不平等条约中对中国财富的掠夺一方面来说的。事实上，不平等条约是一条“屈辱的绳索”，从各个方面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捆绑得死死的，以便听凭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任意吸吮膏血，作践蹂躏。李育民同志在自己的论文中把不平等条约按内容归纳为如下六大类别：

（一）以租界制度和治外法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侨民管理制度；

(二)以协定关税、协定内地通过税、内河航行通商制度、陆路边境免减税制度、苦力贸易、自由设厂制度、路矿借款担保制度等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经济特权制度；

(三)以海关行政外籍税务司制度和海关兼常关制度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行政特权制度；

(四)以自由传教和控制中国文化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文化特权制度；

(五)以对中国实行军事控制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驻军制度；

(六)以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独占权益和领土主权为主要内容的列强在华划分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制度。^①

不言而喻，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会心甘情愿地将这些理应拥有的主权拱手送给别人，任何一个侵略者也都不可能仅仅通过“友好交往”就把这些特权轻易攫取到手。事实上，在每一个较为重要的不平等条约订立之前，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都曾动用兵舰大炮，通过血与火的残暴手段，用野蛮的军事侵略（当然必不可少的还要伴随着政治讹诈、经济施压之类的种种名堂）来达到他们的目的。正像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任英国侵华军全权专使的额尔金在谈到“天津条约”时十分形象

① 见李育民同志于1990年8月提供给“近代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近代中国的“条约制度”论略》。

地说的那样，这些条约是“用手枪抵在咽喉上逼勒而成的。”因此，在每一个不平等条约的背后，几乎都蕴含着一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血泪斑斑的悲惨故事。

如果我们说，了解了中国近代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了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征，我想是不能算过份夸张的。

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像蚊子吮血似的将坚船利炮的“尖刺”刺入近代中国的孱弱肌体，造成近代中国的“大出血”。这“血”流到了谁的身上，“失血”的中国人很清楚，吮血而肥者自然更明白。正是这损失惨重的“历史大出血”，才使得新中国的起步乃至今天的四化建设显得格外艰难。而某些依靠在一个多世纪中大量掠夺世界各国财富而发家的强国的统治者，却在那里一本正经地指责或嘲笑中国经济“落后”的种种罪过，这难道是公平的吗？

历史无法割断。历史也就不应该忘却。

这也就是我们编辑这一套“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书系”的出发点。这一套书，打算选取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若干不平等条约，以一个或几个内容相近的条约写一本书，生动而形象地将条约签订前后的有关历史情况介绍给读者，一共准备出10册。每一册书既完整地反映一个独立的历史事件，全部出齐后又可对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状况有一个总体的了解。

编辑这一套书的计划，最初是晓虎、仰东、孟超几位年轻人提出来的。他们希望我和继先同志也参予此事，并担负主编的责任。我略加思索，也就欣然从命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同这几位青年分别有过愉快合作的经验，相互之间都比较了解；而更重要的，是觉得这确是一件值得花些力气的颇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理应把这看做是自己份内的事。其意义，我想江泽民同志在《浩然正气》的《代前言》中的一段话说得极为深刻：

“现在，有不少的年轻人，对于我们国家和民族过去饱经忧患的历史，争取独立和解放的历史，不了解，不熟悉，甚至有些年纪大的人也渐渐淡忘了。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任务，必须向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加强国情教育，加强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

我们希望这一套书能在这方面也起一点小小的作用。

一九九二年二月十日于人民大学林园

目 录

1	法军的大溃败	1
2	耻辱的绳索	7
3	法兰西东方帝国之梦	22
4	红河边上的法国探险队	34
5	黑旗军的旋风	44
6	刺刀指向中国	57
7	“谁能抢就抢”	67
8	巨额的敲诈	76
9	马尾硝烟	89
10	苏格兰人的秘密使命	102
11	“谊同皎日”的骗局	115
附录 1	主要引用书目	123
附录 2	中法简明条约	124
附录 3	中法停战条件	126
附录 4	中法新约	128

1 法军的大溃败

公元 1885 年（光绪十一年）3 月 24 日，拂晓。
在大清帝国南部边塞镇南关。

此时的小青山山麓，正是大雾的时节。四野静悄悄的，听不见鸟的啼鸣，也听不见野兽的凶嚎，浓雾将整个小青山脉凝固了。

一只乌鸦惊起，在空中“哇”！“哇”！几声，山谷中充满不祥的感觉。

一队人马在深谷中踌躇不前，大雾实在让这群人恼火，他们已被困在这里好几个小时。

法国的爱尔明加中校带着他的士兵早晨 7 点就出发了，他的任务是乘着浓雾遮覆山野的机会，绕过小青山麓，攀登上大青山头，偷袭清军防守的大堡。哪知这一带地形非常复杂，在大雾之中，他们走进了这个深谷。爱尔明加在大雾中无法正确判断他所在的位置。他打算从原路回去，直接进攻大堡。因为地势难行，交通不便，当指挥这次战役的尼格里将军获得这个意外消息的时候，已经过迟了。

早在昨日晚间，尼格里将军在发出攻击大青山命令的时候，就想到了小青山的大雾会给法军的偷袭带来福音，可这迷雾却将法军引进了深渊，送了入侵者的梦想。这来自大自然的惩罚，并使侵略者裹足不前。

11点，大雾完全消散。大青山上的大堡显现出来了。墙上已经没有清军的旗帜。尼格里将军在小青山的3号堡垒里，看见一队人马从大青山顶上下来。他以为爱尔明加的偷袭成功，不发一枪就占领大堡，然后迂回到了长墙的后面。尼格里立即命令山谷里的法军从正面进攻长墙，企图同爱尔明加一起前后夹攻中国军队。

当尼格里将军刚刚发出进攻的命令后，他才知道了事实的真相。原来爱尔明加中校空费了时间，刚刚带领他的士兵回到3号堡垒，并向将军建议直接向前推进，对大青山进行攻击。因为占据那座大堡的仍然还是中国军队。

法军到了最危急的时候。

这时山谷里的法军已接到命令，大喊着“胜利会师”的口号扑向长墙。清军统帅冯子材命令打开栅门，率领士兵如潮水般涌出墙外，把法国士兵完全压制在大堡前面的阵地上。这时潜伏在长墙前沿的清军敢死队纷纷跃起，向法军杀去。从扣波赶到龙门关的萃军也同时冲到了法军阵地的后面。尼格里在山上看到这一切，只得命令爱尔明加向大青山头突击，法军排炮也不断向山头

射击。

但法军的攻击已经太迟，根本不能拯救那些正在灾难中的法国士兵。成排成排的士兵在清军的大刀下倒下。

一位法国士兵在回忆录中写道：

“在左边山脊上的中国军队快步跑了下来，对我军后面的攻击也越来越激烈。顷刻间，我们的4名军官都被击中。我军同时三面受攻，损失奇重，以致向前冲锋的两个连不得不向树林中退却。防守战壕的敌军成群成群地从工事中走出，向我们的士兵跑来……

对付后面敌人的两个连同样向树林中退却。但在离开阵地之前，我军尽最大努力，救出那些喊着‘啊！不要把我丢了！’的伤员。在卫街之战中立功的诺尔曼少尉，被一颗子弹打中咽喉，威狄埃上尉把他抱在身上，走了100公尺左右，看见他断了气才把他放下。德过中尉两手扶着受伤的列诺医生后撤，又一颗子弹打中列诺医生的胸，结束了他的生命。垂死的嘉宁中尉，由苏中尉照顾，直被抬至树林边缘。哥伦中尉的一只脚被枪弹打折，由一些蒲林查队长指挥的士兵拉着走。

中国军的号筒愤怒地响起前进的号角。从所有的堡垒，从所有的天边各处，烟云一般的敌人，展开旗帜跑来，发出的枪炮的音响都遮断的喊杀声。他们因为成功而胆量加大，奋力狂怒地向我军冲过来。如果战斗不立刻中止，惨祸恐怕就要

来临。尼格里将军于是下达命令，与 143 团和外国人编成的第二营，开始作梯形阵势的退却……

中国军跟踪追来。——法国军队未曾这样紧逼顽强地追赶过他们。当 143 团营部走上尼格里将军驻扎的圆丘斜坡时，中国军已到达最邻近的山脊上，这些山脊构成一条同心圆的阵线，他们放出猛烈无情的炮火，同时招展旗帜，发出喊声，他们继续斩割我们战死士兵的首级。”

这位法国士兵的回忆仅仅是战斗开始后几个小时的情况，实际上此时法军的溃退才刚刚开始。

下午 3 时，中国军队开始向东岭的法军发动总攻击。所有在长墙和横坡岭一带追击残敌的部队，一步步逼上东岭。从油隘方向出动的中国军队也分作三支，一支进攻东岭侧背，使法军两面受攻；一支攻打镇南关东面，威胁敌人退路；一支插入敌后，切断法军的运输供应。

下午 5 时，中国军队占领三座堡垒。许多法军士兵从山峰顶上翻滚下山，死伤狼藉。黄昏，一队队败兵翻山越岭朝谅山方向逃窜。被追急的敌兵纷纷弃枪摘帽，举手磕头，恳求留命。

黑夜来临的时候，尼格里将军才带着一些残兵败卒溃逃到谅山。那些留在山野里的 1000 多名法国士兵，则永远成了异国他乡的无头死鬼。

3 月 28 日。

整整下了一夜的大雨还没有完全停。从北至南流经平原的驱驴河水陡然增涨了许多。低洼的

地方已经变成了沼泽地，根本无法通行，唯有稻田还可以行走。

这时才是早晨6点钟。尼格里将军巡视完前哨阵地，在转回谅山的路上，他远望着那条翻着黄沙的驱驴河，心里忽然涌出一种不安的感觉。

一阵密集的枪声从驱驴城外传来，尼格里将军知道，中国军队进攻驱驴的战斗已经开始。当他抵达阵地时，城墙的正面、东面和西面都出现了冯子材和苏元春率领的中国主力。

下午3时，中国军队顶着法国人的炮火，越过谅山盆地的旷野，攻占了西边的堡垒和正面的高地，东面的法军被分割开了。

3点15分，尼格里将军从一个堡垒里出来，向阵地的右翼突围，刚走几步，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胸部，法国士兵只得将他抬回谅山。爱尔明加中校接替他指挥。

中国军队一鼓作气，冲进驱驴城。法军措手不及，抢过奇穷河浮桥，逃往谅山。已过浮桥的法军害怕清军冲过桥来，立即砍断了浮桥。留在桥北的1000多士兵却成了清军追杀的对象，一些不愿惨死，又走投无路的士兵，纷纷跳水逃命，结果也葬身于汹涌的洪水之中。

为了防备法军被中国军队围歼的意外事件，爱尔明加在惊慌中作出撤出谅山的决定。

法国士兵黎贡德回忆道：

“最后，他预料要在中国大量兵力的中间打开